



蘇州吳梅

字復安別號霜厓
1881—1939

藏書



刻諸儒講義序

今制觀風使若監司行縣所至恭謁

文廟登明倫堂守令帥師生庭參陳書開講觀

風使監司敬聽而賞罰之已乃還臺此豈

直為多士勸哉學古訓正人心闡發性真

諷勸迷謬上自官師下至工黻園橋觀望

咸錫爾極君子聽之以考德稽政小人聽

之以嚮道回風

高皇帝垂教天下萬世意深遠有如此乃今博

士倚席而不講學人釋卷而茫然高者侈
詞華卑者誦傳註出入四寸如數它珍承
踵三豕何殊燕說上無以在治忽下無以
別淳漓視六經四義不翅弁髦土梗烏嗟
乎

王者興學育才崇儒貴士謂何余自束髮游
黌校竊病焉不謂垂暮無聞復從楚多士
升堂聽說也乃購諸儒講義與多士商之
於是武陵蔣道林氏勗予以閩本澧守徐

子受而刻之無何隨守孫子使以刻本來
上蓋先正楓山章先生所訂其門人董遵
所校而刻之豐城學宮者也簡端有月湖
楊先生序焉梓材甚良孫子之用心勤矣
哉澧在荆南隨在江漢之北二子同心翼
道大夫之良多士之幸也昔在鵞湖之會
晦翁主之象山闡之義利之旨開示痛切
一時聞者惕然有省甚至泣下此豈可以
聲音笑貌爲哉朱陸之造詣逼真一時之

觀聽切已啓口中膏盲聞聲若砒劑如瘵
得醫如迷得路不知涕泗之無從也今講
義具在爾多士試取而讀之其有肯乎無
也反身體察痛自刻責亦可以驗此心之
真妄矣識取真心如對往聖天之所昇經
之所訓諸儒之所講說其庶乎不然是亦
說鈴焉爾矣此予所爲拳拳於爾多士也
或謂朱陸異趣格致殊訓蹇予茲刻近於
中立嗟乎道若大都四門洞闊方方而來

惟民所止儒先有言解經或異不害爲同
殊塗百慮其歸一也爾多士稽古迪德無
滯言旻矢志尚友無同買櫝有繭絲牛毛
從容涵泳如朱晦翁者乎有夢寐白晝屋
漏康衢如陸象山者乎有鬼神司漏蠶壘
衛門如章楓山者乎姑未暇極論我知其
爲聖人之徒矣而况進於是乎乃若伐異
黨同曲學阿世身在丘垤指摘高明多見
其不知量也予懼學者之驚虛見而駕空

談也淆多言而離本真也敬以是終諸儒
之義其近世名賢所著附刻於後讀者無
但異同姑務實踐可也

嘉靖戊午正月甲子後學巴郡劉起宗拜
手謹序

諸儒講義乃蘭溪董君遵道類集宋元諸儒
所講共六十九篇晉朱子玉山講義說者謂
爲夫子晚年教人親切之訓後學所當深味
者也次陸象山白鹿講義此最爲朱子之所
取者也又次則呂東萊春秋講義東萊固朱
子平日所與共爲此學者也又次則黃勉齋
以下諸儒之說則皆朱子之傳派也夫在象
山東萊旣不異於朱子在勉齋諸儒又皆出
於朱子則此編雖通謂之朱子之學可也學

必宗朱子而後爲不差論必合朱子而後爲
不謬也然朱子之學豈出于朱子雖謂之程
子之學可也程子之學豈出于程子雖謂之
孟子之學可也推而上之至於孔子至於堯
舜羲軒要其極則出于天也嗚呼此六十九
篇者自夫俗學視之予不知其以爲何如自
夫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患無門戶以入者讀
之如寐之得覺醉之得醒矣董君分教吾郡
不卽時之所好者而投之而顧及於此其望

一時學者豈淺淺哉用是敬嘆而僭書其端
云

弘治甲子仲冬月下旬豐城楊廉謹識

諸儒講義目錄

上卷

晦庵先生朱文公

講義一篇

蘇州吳梅 字履安別號霜厓 1839 歲書

先生姓朱氏名熹字仲晦常齋先生之子受學于李延平延平與常齋同師羅豫章豫章師楊龜山龜山實從游兩程夫子之門世徽州婺源人因父宦聞始寓建寧崇安五夫後居建陽考亭嘗荆草堂于廬峯雲谷扁以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晚卜築考亭又號滄洲病叟最後揅箸又更號遜翁而晦翁之名尤顯天下後世稱曰晦庵先生卒謚文

象山先生陸文安公

講義一篇

先生姓陸氏名九淵字子靜兄子壽之弟
人編二陸朱子交游居撫州之金谿嘗講
學于貴溪象山學者尊之
曰象山先生卒謚文安

東萊先生呂成公

講義三篇

先生姓呂氏名榘諱字伯恭榮陽公四世
孫榮陽實從兩程夫子游其先世河東後
徙壽春又徙開封南渡後祖父又僑居婺
遂為婺之金華人與其弟祖儉倡學于婺
朱子交友天下稱焉
東萊先生卒謚曰成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講義三十篇

先生姓黃氏名轅字直卿一字季直受學
朱子之門又子壻也居福州閩縣之三山
因朱子勉學之語遂號勉齋
世稱勉齋先生卒謚文肅

北溪先生陳文安公

講義四篇

先生姓陳氏名淳字安卿朱子高弟門人
居漳州之龍溪世稱北溪先生卒謚文安

久軒先生蔡文肅公

講義四篇

先生姓蔡氏名抗字仲節西山之孫九峯
之子父子祖孫皆登朱子之門居建州建
陽世稱久軒先生
卒謚文肅

下卷

魯齋先生王文憲公

講義二十四篇

先生姓王氏名相字會之祖師愈從揚龜
山受易論語既又從朱張呂二公游父翰
亦及朱呂之門嘗自號魯齋受學于北山
何文定公北山則勉齋黃公高弟而得朱

子之傳者也居婺州金華世稱魯齋先生卒謚文憲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

講義一篇

先生姓金氏名履祥字吉甫師魯齋王公從登北山何文定公之門居婺州蘭溪仁山之下學者稱為仁山先生嘗自號夫農卒謚文安

白雲先生許文懿公

講義一篇

先生姓許氏名謙字益之居婺州金華仁山金公門人嘗以白雲山人自號學士大夫因稱之曰白雲先生卒謚文懿

吾師章太史楓山先生每陋俗儒之講學雖日於聖經賢傳不過口耳涉獵以

資文詞取科名而已其於聖賢為已之學實相背馳爰是講授之際特舉宋夫子玉山講義陸象山白鹿講義懇懇為諸生言之間嘗命遵承命謹謹今年春錄次始完乃以質諸先生而訂定焉凡九家六十有九篇分上下卷大抵此編講說聖賢為已之學辭旨明白懇切痛快讀之令人惕然深有感悟有志者誠能熟玩而有得焉則知俗學之陋而於

聖賢為已功夫自有不容已者矣
弘治己未五月朔後學蘭溪董遵拜手
謹書

諸儒講義目錄

諸儒講義卷上

後學子蘭溪章懋訂定

門人董遵編錄

涪陵劉蒞校正

漢東書院刊行

晦庵先生朱文公

玉山講義

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
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
特設講座為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



亦不得不為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故聖人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

我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賦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

爲得之。卻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性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博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

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

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此謂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

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

玲瓏穿貫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且用之間行者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重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

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物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

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

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文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覆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覆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才尊德性便有箇

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

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使之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略有此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足不能遍觀博考反覆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

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曰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如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為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偽命又以忠義

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
以徃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
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其鄉之
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
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
之望也

象山先生陸文安公

白鹿洞書院講義

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
踈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
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
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瞻
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
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
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一章陳平日之所感
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

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又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

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曾中之
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
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
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
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母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
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
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至于白鹿書院請得
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

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
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
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
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
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東萊先生呂成公

春秋講義

乾道庚寅嚴州

序

學欲切而思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

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
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祖謙
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閔君十二其褒者旣往
之功也其貶者旣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民其
名皆旣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
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
子之褒貶借古而警今邪生同世居同里榮悴
戚休尚有旁觀平睨茫然如不見者况用賞罰
于塚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作經殆不如是也

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邪通古今爲
一時合彼已爲一體前和後應彼動此隨然後
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爲他人設苟尚有絲髮
之蔽判然已爲二物矣經非踈我而我則踈經
盍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達也祖謙始
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
問津焉

隱公

始隱之說諸家不能定于一非晚學所敢折衷

嘗試以夫子始作春秋之意與諸君論之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懼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嘖蹙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何者不懼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

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疴癢之所在是知非自外至也醫能發其知而不能與其知也覺有先後人無聖愚未懼則爲亂臣賊子既懼則克念作聖庶乎其可進矣吾徒終日酣醉邪說暴行中莫覺莫悟漫不知懼自今以始盍謁醫於是書一鍼一石其痛其否諸君其自知之矣夫豈他人所能預哉

春王正月

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

曰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正月之外
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
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歟天下皆
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
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
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之時天理汨滅泯泯
粲粲瞽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
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
二年之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行自歲首至

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
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
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
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臨川郡學講義

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
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
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

事父母五帝三王載籍之傳以仁義禮智對立
而並言者自孟子始前此未之聞也孔子發之
於易孟子深於易從而祖述之示人之意深矣
天地奠位而陰陽分陰陽既分而五行具天地
之大所以行四時而生萬物者不過陰陽五行
之理而已元者春之生而其行爲木亨者夏之
長而其行爲火利者秋之成而其行爲金貞者
冬之藏而其行爲水人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
乎天地之間則亦具元亨利貞之德而爲仁義

禮智之性元之德於性爲仁亨之德於性爲禮
利之德於性爲義貞之德於性爲智天地而非
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
禮智又何以充四端制百行哉均是人也均賦
此性均具此形夫子之言特以爲君子行此四
德孟子之言又有不能充之者何哉蓋人受天
地之中無非此性雜之以氣質撓之以習俗不
能親師取友以致其學問之功雖有此性亦未
免於晦而不明窒而不通矣今夫暴虐狼鷲傷

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嗜利寡廉鮮
耻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誇傲慢凌物則
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復
是非之心矣如此則雖有人之形以生亦何以
異於禽獸哉此無他學問之功不明而無以全
其本然之性也古之君子博學之審問之謹思
之明辨之篤行之非誇多鬪博以爲能也絺章
繡句以爲工也求其知吾性之至善而全其所
固有也故其仁之用足以愛人而利物義之用

足以制事而度宜禮之用足以事上而接下智
之用足以明物而察倫是豈獨足以盡人之性
哉蓋將與天地相爲流通而無間矣三代而上
此道素明故黎民於變比屋可封雖閭巷匹夫
亦無往而非賢也秦漢以來功利之習勝而此
道始不明矣大山長谷之中田夫野叟尚有能
守其醇厚質實之素通都大邑經生學士反不
及焉其聞見甚博也其文辭甚工也考其胸中
之所存而察其操履之實則其可愧也多矣其

天資之美者亦不過安常守分而於聖賢教人
之方謾不加省舉世滔滔隨波逐流醉生夢死
豈不甚可悼哉誠能玩大易之旨味孟子之言
反觀默省而知吾心四德之本窮理格物而辨
吾心四德之實存養脩省而省吾心四德之幾
勉強力行而全吾心四德之用則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皆吾分內事也又
何苦甘心於庸淺下流之域而與草木俱腐哉
大易之言四德而必贊之以乾元之大孟子之

論四端而必首之以不忍之心蓋仁義禮智者
吾心之所固有而仁足以包四德猶四時之運
而春生之氣未嘗不流行乎其間也春者歲之
始朔者日之始即大易之所謂元孔子之所謂
仁也夫道豈難知哉人病弗求耳我心之憂日
月逾邁若弗云來有志之士盍相與勉之

隆興府東湖書院講義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

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國人
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爲之當
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
及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
與智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不異於愚
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造夫道耳其與遠
夫道者有間矣而遂指以爲愚不肖焉何哉蓋
道之在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

且智則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何如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廢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悠悠

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志其勉之

新淦縣學講義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爵有五士居其間民有四士爲之先謂之士者
誠可貴也人物並生天地之間而人爲最靈謂
之人則宜其舉相似也而士爲貴何哉以其記
誦之多文辭之工邪則由與賜優爲之矣乃汲
汲然以士爲問何也夫子之於二子非有所隱
也至其告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孝出弟言
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邪人之大
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
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五者人之大端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
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則謂之士
者捨是無急焉矣後世則不然父子之所告詔
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選掄記誦而已耳人
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而謂之士其果可以
當此名邪謂之可貴未見真可貴也雖然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孺子
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者人莫不有

是心也聖賢慮夫人之莫覺也又爲之推明演
繹載之簡策炳然易見學者誠能端居靜慮察
吾心之固有博學審問以求聖賢之格言存之
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事則人道之大端既有
以得之而士之美名始可以無愧矣此豈可於
記誦詞章之習者所可望哉敢以所聞於師友
者爲諸君誦之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
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不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
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
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
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
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

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邪抑亦有自來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

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道固莫大乎仁義矣而孟子又曰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爲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陰陽互分而爲老少則爲四矣陰陽互分而爲老少金木水火之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

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不外乎仁義也嗟夫
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
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矣自其為氣稟
所昏物欲所汨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
者變而為鄙賤矣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
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
以異於禽獸哉以天地並立之身一不自覺則
流而為禽獸然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勉之
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之為義大矣人心之所以正人倫之所以明
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地之所以位萬物
之所以育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唐虞以來司徒
掌教后夔典樂皆學之所由興也至商而後有

學之名至周而後有學之法洙泗之間師友講習而學之條目纖悉始具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也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之所謂始終條理無

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弊求至聖人之域者舍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秦漢以來一世之士不驚於詞章則溺於詭詭不陷於功利則惑於異端是固不足以語聖賢之學矣至於我朝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

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
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傳而
不能反躬實踐者旣不足以造夫道脫畧章句
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
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虛無據之失學者誠能於
立心之始玩聖賢教人之法循序而進焉則庶
乎得其門而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
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
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古昔聖賢所以致謹於君子小人之辨者至矣
毋乃大刻切而少寬裕邪蓋善惡兩途判然如
薰猶冰炭之不相入剖析而言之所以使人去
惡而全善也聖賢教人之意切矣其曰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此以趨嚮之相遠者而言也
其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

不泰此以其趨嚮之相近者而言也言其相遠所以决取舍之機言其相近所以審毫釐之辨聖賢立言所以諄諄而不能自已也然即數章而觀之其言各有所稱總其要而論之則循天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也所喻者利所求者人所達者下曰同曰比曰驕皆徇乎人欲者也所喻者義所求者已所達者上曰和曰周曰泰皆循乎天理者也天理人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定矣人之常情譽之以爲君子則欣

然而喜斥之以爲小人則拂然而怒此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至其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往往捨君子而爲小人之歸則亦不能充其心之本然而已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誠能自其好善惡惡之本心廣而充之則駸駸乎君子之途矣

榦備員於此甫及暮月拙直之資紕繆之政得罪於百里之士民多矣方將日遊鄉校以聽諸賢然否之議以其鄙見更相往復而爲

義理之歸廟堂過聽忽有改除之命行且遠
別更相勸勉繼今以往將有德行純實識見
超遠著于鄉閭者此則區區之至願也

竹林精舍祠堂講義

嘉定丙子仲秋上丁之翌日同舍諸賢會於先
師之祠下祀事畢俾榦講明先師教人之意愚
不肖何足以當此重念廢學日久政有望於講
習之益故敢僭言之竊謂先師之道本諸無極
二五流行發育之妙具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

之間存之則爲聖爲賢去之則爲下愚爲不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行於上孔子孟子濂溪
二程講明於下迨我先師剖析毫釐窮極幽眇
推明演繹炳如日星爲學者慮至深切也至其
教人之方則曰居敬曰窮理曰力行此又其諄
諄反覆而屢言之者所讀之書則先之以大學
次之以論孟而終之以中庸其爲科級則又皆
可循序而進也從遊之士亦嘗從事於斯矣夢
奠之後篤信力行者不無其人其間亦有如榦

之類棄其所學日負初心者可不深求其故邪
趨向卑而立志之不高私慾昏而信道之不篤
尋行數墨而見理之不明入耳出口而反躬之
不實此其所以粗有所聞而不能暮月守也嘗
試思之一命之爵人未有輕辭之者十金之產
人未有輕棄之者以其可貴也聖賢之道豈直
一命之爵十金之產哉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聞
堯舜禹湯數聖人之道居禮義之國而得大賢
以爲之依歸豈可不誦之終身而遽忘之乎昔

者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
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
不足顧生不足戀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
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
忘起猶未足以喻其切也如是則可以無負於
先生之門矣不然則隨波逐流醉生夢死卒爲
下愚之人而不自覺也豈不深可哀也哉此則
愚平日之所深病敢布靈之以庶幾君子之見
教

安慶郡學講義

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至其為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陰陽剛柔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於此其亦知所擇矣雖然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

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惟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已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

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愧俯不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苟爲不然人我之念汨於中利害之私昏於外雖父母骨肉之間已不相保而況於仁民愛物乎飲食起居之際已不能中節而況於酬酢事變乎凡吾本然具足之良心已斲喪無餘矣其與虎狼之父子螻蟻之君臣且不能無愧而又何以爲人乎夫以天地並立無間之身仁義本然具足之性不知自貴自重而陷溺至此此聖賢之

所以拳拳爲斯世慮也有志於學者而致思焉則知所以入德之門矣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歷考聖賢垂世立教示人以性其源流蓋本諸此夫教亦多術矣而必以性示人者使人知有生之初萬善具足爲聖爲賢不待外求而可以取足於吾之一身也性者人所固有也而言性必以天者使人知吾此性純粹至善莫非天理

之本然而物無一毫人爲之私也性者天所賦也而克綏其道必歸之君者人性之善而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或得以汨之故必有聰明之君設爲教化以防閑之然後得以全其本然之善也羲農以來繼天立極莫非此理至於成湯乃始抽關啓鑰明以示人自是以來蒸民之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孟子曰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成湯之意有
以發之也夫自商而周以至於春秋戰國千有
餘年聖賢迭生立言垂訓如出一人之口信乎
此理之不可易也人生天地之間蠢蠢林林不
勝其衆也反而求之吾身則人莫不有是性性
莫不具是中莫非天之所生莫非君之所教人
何忍自暴自棄而卒爲小人之歸乎在昔盛世
此理素明天下之人皆知吾之有是性皆知性

之具是中皆知天之所生君之所教莫不相率
而趨於善其效至於比屋可封黎民於變人人
皆有士君子之行周德旣衰聖賢之道不傳異
端邪說復起而乘之高者溺於空無下者趨於
功利學士大夫已不知有斯道之正統而况於
下民乎此風俗之微始不能如古矣至我本朝
名儒迭興相與推明聖賢之道以繼孔孟不傳
之緒其載之方冊亦旣家藏而人誦之矣當秦
漢之後而獲聞堯舜禹湯文武所相聞之道顧

非幸歟誠能於此深思而力行之存吾天命本
然之善以無負於君師教育之意是則區區深
有望於諸君也

南康白鹿書院講義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文
言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
其誠所以居業也○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
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聖人作易於乾坤二爻著言學問之事以誨人

其旨深矣乾之九三以陽居剛得乾之正而當
爻位之下坤之六二以陰居柔得坤之正而居
下卦之中以其居中得正而復在下故即二爻
以明學問之道也乾天道也至健而動故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不息故
雖憂危而實無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
直方以言其守而不撓故所蓄者大而不習無
不利也人能自強如乾守正如坤學問之道無
以復加矣不能自強則怠惰乘之不能守正則

放僻乘之尚何學問之有哉又詞之義亦已備矣聖人慮夫天下後世未明夫所以自強者何事所以守正者何道也故爲文言以廣之曰所以自強者內以進其德外以脩其業皆當終日乾乾而不息也所以守正者內以存吾敬外以行乎義敬立則內直矣義形則外方矣稟五行之秀以生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德也充是德而見之應事接物者業也德之不充則不進業不本之以德則不脩學者所志孰有先於此

者也主一無適而虛明不昧者敬也窮理度宜而品節不差者義也不敬則所主紛擾矣不義則所行悖繆矣學者又孰有急於此者乎知所以進德脩業又知所以居敬集義則乾之自強坤之守正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又嘗因其義而推之乾言德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欲脩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脩終日乾乾雖

進脩夫德業而所以進脩者乃用力於敬義之間用力於敬義固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也即是而思之則知二爻之詞文言之旨誨人之意愈明而所謂學問不待他求而得也夫易之爲義廣矣大矣乾坤二卦又諸卦之首也乃拳拳以學問爲意而提綱挈領反覆詳盡又如此有志於學者不於此而加意焉則亦無所用力矣

漢陽軍學講義

獻書人吳

良士
見南

捐贈

